



鰲峰集 二

~16
2335
2



和
2835
卷 3-2

鰲峯先生集卷之二

進保邦要務疏

通訓大夫行禮曹正郎臣金齊閔謹拾禦敵安民之
要編為一帙惶恐百拜奉進於 正倫立極盛德洪
烈 主上殿下臣伏以一介小臣踰伏湖南跡混惡
氓影雜魚鳥者久矣上年季秋卒逢倭賊萬死餘生
幸到京城誠不自意濫荷殊恩得拜郎署無善可稱
無才可記固當埋光鐘彩與草木同腐不可妄論時
事然竊伏惟念小臣祖先之臣爰自國初式至于今
筮仕於東西之班騰名於生進之科間側於蔭官之



列者聯綿不絕世受 國恩愚劣小臣濫荷鴻私
既中蓮揚又陞柱籍官至正郎班縣大夫 恩重丘
山昊天罔極雖在昇平常欲結草殞首畜報萬一况
今大亂前古無比 主辱已極臣固當死逢亂七年
保存頑命尚欠一死不忠之罪無所逃矣夙夜祇懼
仰望 海岳欲裨涓塵一勺之消一禩之塵固知無
益於海岳之深崇然區區之誠物性之難奪者也是
以冥昧者莫甚於草木葵藿傾陽微眇者無過於禽
鳥精衛啣木冥昧而知傾於陽微眇而知懇於海者
非假於矯飾非待乎勸勉一物之中各具一太極雖

在昏冥之中稟天之性或有所明而有所不可掩故自
能如是也豈待於外乎小臣之冥昧有甚於小草小
臣之微眇有類於微禽然受乎降衷之性則至昏之
中豈無一端之明乎以臣之微觀於 宗社宗社之
大臣之天日也以臣之眇觀於倭賊倭賊之強臣之
滄海也花雖傾而無補於日木雖啣而不填乎海然
斷斷之誠固執而不解孰能使之移易乎真類乎二
物之區區不知其身之微其力之綿也茲以欲陳所
懷眷眷不忘握拳拊心憤發於言之不足則形之
於筆勢有所不能容已者不計愚拙妄自籌度敢以

安民之策禦敵之畧四十有二條謹達于屢擅固不免支離之罪而至於姦胥小吏之賤鄉所監官之微瑣瑣如都訓導者流并為纂錄尤極煩冗不合於御塵 聖覽然春秋一經聖人傳其心法以訓萬世人有賤而不錄事有微而不書筆削之旨可謂至嚴矣然麤絨之小蚤螟之細盡書而不削者何也物有微而所關者重形雖小而所害者大故詳煩而不殺聖人之意深矣是故以朱熹之大儒深憂於宦官屢陳於章奏以陳亮之名賢亦曰今天下胥吏之天下此亦憂憤之言也宦寺胥吏皆是庸瑣蠹虱之流也大

賢之憂慮如此者抑豈不以人雖至賤而流毒之至深歟小臣愚陋之見固不敢希望於二賢之藩牆然潛伏草澤驚心鼠輩噬嚙殘民之禍故不避煩瑣之罪而并列於衆目之中矣小臣所陳之策皆古人已陳之芻狗雖無深謀遠畧然 殿下倘於朝退之餘清閑之燕 丙枕無寐之時 俯賜乙覽則其於禦敵安民之策庶幾有補於萬一矣臣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鰲峯先生集卷之二

保邦要務

擇城堡

臣謹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郭溝池者守國之大要也然則城郭誠不可以不設亦不可以不守然古語曰將多則兵分兵分則力弱孟子曰小國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載諸傳記垂戒明甚姑以湖南一道而言之既設郡縣之城又有營鎮之城各堡之城總計其數不下百有餘城以一道之兵分於百有餘城則兵不多而糧必少不幾於小不可以

敵大者乎是故古之知兵者城有所不守地有所不爭先定其謀又量其才擇其可守之城而守之知其可棄之堡而棄之可據者據之而守其衝要可舍者舍之而棄其不急則可謂知守禦之道矣城堡之所守者不多則兵必合兵既合則勢必強勢既強則守者固守者固則其所不守之地亦可救也分之則破碎而力弱合之則完聚而力強此必然之理也必湖南一道之形勢而觀之橫形則不為甚廣而縱形則最為綿遠敵衝其尾則回首而救尾敵擊其首則轉尾而救首雖是兵法之常法然道路脩復其勢不易

如欲首尾相應腰臂相通策應於緩急而俾無隔絕之患則莫若三分湖南而畫之為上中下上守六七城中守六七城下守六七城此是守湖南之良策也先立規制定其約要而預使知兵謀識形勢之人周覽一道出入溪澗陟降丘陵察其險易審其水草知其道里拈出山城之可者拈出舊城之可者拈出新立之可者其所以拈出之者正得其至要之地如大順之城如釣魚之城者而修築之量其隣城計其程道勿令太遠勿令太近橫之碁布縱之星羅既定所守之地而舊有城柵之廢則修之補之新立之地則

築馬寨焉此乃今日保邦之急務也兵興之日雖曰不可新築然大順釣魚之築非兵禍孔棘之時乎所當築者豈以兵亂而止乎舉一道所守之城不過二十餘所而如其舊有之城則新築者無幾而因其險阻丘陵而築之則亦不多費民力矣既擇其可守之處修其城寨而後峙其糗糧練其兵器訓其兵卒又總一道之城而貫其脉絡通其喉舌烽燧相接斥候相連報賊動靜而如有賊變則首尾腰脊互相應救其勢有如常山之率然矣城寨之形勢使之如此然後又擇將帥以守其城而賊來則閉城堅守勿使浪

戰以老其師或設奇以拒之或多方以誤之持久而使不得乘隙則賊必退去退去之時揀其銳兵追而尾擊則旁必固而民可保矣若其不守之城棄置之堡則申明詬令明告其某堡置入於某縣某柵置入於某郡則變起之時各知所投之地兵無紛碎散分之患而可遏奔鯨之觸民免禽散獸窟之憂而可保其軀命矣草野小丘跡係蘇萊觀偏井姓他道之堡鎮目未遍觀之未盡踴故只以本道所知之事而陳之然他道之城堡亦以此規而守之棄之則守禦之策恐亦不甚相遠也齊有言與卽墨而能復齊國豈

必盡守小堡而後能禦敵乎而况盡守小堡則兵分而有必敗之道乎此小臣之所以欲擇城堡而守之者也

選將帥

臣謹按兵書論為將之道以五材為體智信仁勇嚴是也以五謹為用理備果戒約是也又有五危六敗九術十過又有外貌不與衆情相應者十有五事所謂十有五事者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而甚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果敢而

不然者有慳慳而不信者有恍惚而又忠賢者有詭激而就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又易入者有嗃嗃而又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此乃幾之藏於心而貌之見於外者最難知也故曰為人君者不可不察乎八微之法所謂八微者必問之以言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簡牒以觀其誠明白現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故外與內雖不同而察之無所遁其情心與貌雖不一而察之無以售其詐古者

選將之時明君賢相先察其五材五謹以知其有體
有用又察其五危六敗九術十過以知其能否又察
其心幾色貌以知其情偽又試之以八微以知其虛
實察之既詳而試之又密知其才德堪為將帥然後
舉以用之則夫焉有不得其人以致敗事者乎必有
文武如吉甫者而後舉以為將故于襄獵執牡歆如
方叔者而後舉以為帥故得平蠻前說禮敦詩有如
卻縠者而後舉以為中軍元帥三代擇將之法既已
如此而命將之禮極其尊崇遣帥之辭盡其誠意命
將之日王親詣祖廟倒執鈇鉞授將其柄出師之時

王親推其轂曰聞以外將軍主之命之至嚴送之至
誠苟有人心者誰不感激思死其事乎自此以來擇
之無法察之不詳故以國士無雙之才事楚不遇歸
漢不識若非蕭何終必無成劉項之時選將無法察
可知矣况其後世乎今我國家生民無祿運值陽
九海寇匪茹鯨吞赤縣豨突四方雖是運關天數非
由人事然素士不撤門折不嚴關之良將邑無賢倅
則在我之人事亦不可謂之修飭也壬辰孟夏倭始
登陸以迄于今賊兵之雄據我境于茲七年席視耽
耽尚未迴棹倘或返兵向我危亡之禍迫在朝夕今

者之急務孰有大於擇將者乎敵來七年不聞有設
壇之禮亦未聞剋敵之將國無人材而然歟擇之不
精而然歟古今天下未嘗借才於異代則今世之上
亦豈無可將之才苟能如古擇將之法先察其五才
五謹又審其五危六敗九術十過又以十五事而驗
其心幾色貌之相符以擇為將之才則所得之才庶
合於古人矣登壇授戟之禮推轂命送之意一遵古
規勿為輕率而如呼小兒為將者亦不敢輕易其職
戰兢惕厲必以退生為辱而必期其一死鼓下矣如
此則戰無不勝敵無不摧民無驚潰 國無傾危萬

世永賴矣此小臣之欲遜將帥者也

明軍政

臣謹按書曰不用命者努戮汝又曰威克厥愛允濟
三代之時人心淳淳啓與仲康俱以賢聖之君親臨
戎陣宜無違越之入戒之以刑及妻孥者豈不以兵
凶戰危若不嚴明軍法則人畏其死必不盡心而力
戰終至於敗北而然乎下至戰國之時趙括之母極
陳趙括之不可用而趙王不聽又請勿坐其罪其時
之法將若敗軍則不但罪其妻孥而罪及其父母後
可知矣啓及仲康俱以賢明之君親率忠厚之兵以

常情而觀之雖無誓戒駭之即我似無難矣攻左攻
右之戒用命不用命之訓丁寧及復尚且如此世降
俗末人心不古但知偷生不識義死雖殺軍令敗輒
加誅不少容怒使之衝冒白刃以責戰勝難甚登天
不可期望况不用軍法者乎今茲之變雖曰累平民
不習戰然交鋒力戰終至敗此則不可諉於昇平日久
民不知兵者矣守令與諸將未聞一夫當頭格鬪交
刃斲後望風而棄甲聞聲而曳兵不見倭陣而先自
退却不聞倭鼓而潛移安地亂起七年徒食軍糧不
見倭面者萬夫同然戰勝固不敢責矣見其交兵者

亦且難焉此何等事也近年以來紀綱墜地軍法不
行奸巧之徒搗知朝法私自忖度以為赴戰則必死
於鋒刃退走則可求其生路其心之自料者如此而
又見他人之敗者皆不蒙罪則誰肯舍生而趨死乎
臣伏見今者之事有如無領之裘無絃之弩若不刻
厲而振肅之則無可為者矣今之敗軍之將不惟不
誅而不廢棄不惟不廢而又從而官之不惟官之而又
從而升秩之寵榮之此乃所以教其不戰而又賞其
走者也然則倭寇橫行如入無人之地者不亦宜乎
夫折衝禦侮者將也而將帥之不用命如此則何以

為國乎統禦英雄而善將將者君也將雖有所衝之才而君無有馭將之術無以用其將而制乎敵矣馭將之道莫善於賞罰賞罰嚴明則將不敢不盡其力矣賞罰無章則何以勸善而懲惡乎傳曰善不蒙賞惡不蒙罪以堯為君以舜為臣不可以為國此甚言賞罰無章之禍也當今敗軍之將不但不蒙其罪而旋即叙用賞罰之無章孰甚於此乎為今之計莫若用夏啓擊戮之法而行仲康威克之道凡干軍律者雖小罪而不為輕赦永置散地勿遽收叙大則必為誅戮以懲其罪則為將者各自勉勵庶無望風自潰

之患矣此小臣之所以欲明軍令者也

專務射

臣竊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與之角者不與之齒傅之翼者不傅之角此乃天之道也天之道既已如是則天下安有事事俱能之國乎物之情有如是故人之才有不同焉此才之所以不能兼備而或長或短者也故漢臣鼂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以此觀之匈奴與中國之技不能皆長據此可知矣以今日敵國與我軍之事而言之劔戟者倭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弓矢者我之所長而倭之所短也然

用兵之道不在多端舍短用長而已倭雖長於劍而短於弓我雖短於劍而長於弓使倭而盡心學弓必不如我之天能也使我而極力學劍亦不如倭之性能也苟能善用我之所長則亦可以禦敵而衛國矣何必舍我之長而學彼之短乎况乎兵志曰人有五兵而於天文獨有孤矢聖人亦但舉孤矢何也釋之者曰五兵之用孤矢最可畏故獨舉之也以聖人與天文所示而觀之倭劍之可畏固不如孤矢之威也倭之劍戟何敢望於我之孤矢乎為今之計勿趨於他技專力於射藝多選引弓之民重其賞賚如神世

衡之銀的教射日日習射使數萬之兵皆作穿楊之妙手則百萬短兵何敢拔梧乎至於炮殺一手亦可精習而為射之羽翼然小臣之愚意炮手則可以助於弓矢而殺手則徒費國廩而無益於戰場也炮手則可以制敵於百步之外殺手則敵不至於一步之內則不可殺也倭之劍戟自如雲霜突如流星直衝吾陣我之殺手必也不動如山介立如石不移寸步忘身荷劍以待其至然後可以一擊今者我國之卒不能堅定望賊自恟不至百步必為棄劍而先走矣孰能屹立以待一步而後擊之手小臣之愚意莫若

盡棄他技專務所長十分致精射必命中則何必盡習他技然後可以勝敵乎此小臣之所以願舍他技而專力於習射者也

改鎮規

臣竊惟聖朝當其開創之初聖君賢相有高世之見創物之智內立郡縣外設堡鎮制度周密不可妄議然法久弊生古今通患是故三代忠實文之刑尚皆出於聖人之意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忠之弊也僊故繼之以質質之弊也野故繼之以文朱子曰孔子承周則必變其文而周禮之制度亦必改矣何故而如

是耶四時之相推不可無寒暑之變則雖聖人之法豈可無損益之事乎既立營鎮則豈可以一將之身獨領其軍卒乎必也次立列校僚屬又置書記虞侯又有僕妾騎馱雖是法外之事然為將帥者罷衙之後入於私室則不能如枯木死灰必有供給之婢使喚之奴然後可以久住邊塞而安保其身豈可盡去此類而成其體貌乎此等之流既不可去則抑豈無費財之患乎當思供億之方經費之策十分商量區畫處置可也今之大鎮小堡皆無供糧之路此乃營鎮之一大欠事也開創之日萬務多端未遑措置而

然耶抑亦千慮之一失耶堂堂內廂以一道元戎辦糧無計不得已而月給差備以捧米斛此以防戍之卒為軍中供米之夫不惟事勢苟且因此而留兵太少防備虛疎營鎮之深憂大患莫甚於此固當朝聞其弊而夕即更張矣因循不變以迄于今有識之士寧不為之寒心乎差備之弊不但虛疎於防戍軍民之瘼莫大於此矣防戍之卒自食其糧而立番則其口所食之米不過於五六斗矣故受差備者請立其番則威力強給而至於再請則以杖科罪怒其不即從令故卒雖貧甚無敢違其令者矣受差備者一朝

之所納以白米二十斗為恒規又令營中鎮撫橫行於列邑軍卒之家督納其米急於猛火暴於乳帟其禍已酷加以設宴之具飲賓之資油蜜百果山珍海錯莫不求索於此輩以此民不聊生散之四方蕩無烟火者皆由於差備之苦也今欲變而道之以救其弊則莫如陞長興為州而移設內廂以兵使兼行救使左水營則使順天為營而以左水使兼行府使右水營則陞海南為府而以右水使兼行府使其如小堡小鎮之將則分屬於內廂及左右水營而使內廂與左右水營量其所屬小堡之數每堡每鎮又計

其堡鎮將帥及軍官馬馱僕妾之口每朝給其月料
則營堡無散兵收米之病小民亦無廢番差備之患
矣夫兵不散則防戍之卒盛防戍之卒盛則外賊之
侵不足虞矣此乃一舉而三利具者也且三營所立
之地亦必有生民之弊不可無糾檢然若行殿景之
法則營門乃與列邑同類而體貌不尊若徒為慮此
而不為檢勅則將帥恣行民受其病莫若使巡撫暗
行兩御使潛行其境問民疾苦探知不法回 啓榻
前以示譴罰一如守令則營門不失體統而萬民得
安其生矣營門差備之弊臣為和順縣監時目覩其

弊耳聞其怨故不揆狂妄之罪而願改鎮規者也

守要害

臣竊惟天地設位有山河之限道路縱橫有衝要之
地故凡有天下者迨天未雨嚴其備患之關於險阻
設堡於要害裕之載籍班班可見矣函谷榆關秦燕
之所以守要也上黨西陵吳趙之所以據險也書城
下陽者聖筆之所以譏其借道也書戍庸牢者聖筆
之所以譏其失險也塞成臯之道守白馬之津漢之
所以守要害以制楚人者也奪石堡之戍守維州之
城唐之所以據嶮隘以遏吐蕃者也如此之類也諸

傳記有不可盡言古之明君智士豈肯虛費民力而
為此無益之設乎深知守國之策制敵之道莫善於
守要與據險也潼關破而祿山犯長安襄樊陷而元
師渡吳江衝要之地障塞之險屏蔽乎國都者其重
何如也我 國形勢東自東萊西至京師其如蟻封
之丘帶拖之水有不足道也烏嶺橫天棧道盤空一
夫當關萬夫莫開此真百二之險也漢水抹坤千尋
不測波濤藍光無舟莫渡此亦天設之險也固宜以
死守之不可輕棄者也當其倭寇之來也未聞一旅
堅據烏嶺亦未聞一卒固守漢水賊倭之兵長驅過

嶺若涉坦道直渡漢津如履平陸倭人應笑我朝之
無人矣夫我國之二險不下於帟牢長江而坐失其
險不知固守聖筆若在譏貶之嚴必深於帟帟牢
矣有險不守而遂使 神京陸沈五廟丘墟恐之至
此咽喉哽塞血淚迸墜有不忍言者然周顛之悲不
如王導之慷慨徒歸咎於既往而不思善後之策則
何異乎楚囚之對泣耶善後之策無逾於先據平嶺
要以遏其豨突而鯨奔矣然我 國之險要豈但漢
水烏嶺而已哉只據頃日之事而言之耳元人之言
曰高麗雖名小國因山為城負海為固我 國山河

之險名播天下以元入兵力累年用師不能臣服者
其不以山河之險也以如此之山河不知堅守可謂
智乎為今之計莫如先計賊路而察其險阻審其衝
要先有城柵者則增其舊制而更加修築舊無城堡
而不可不守有如大順之城釣魚之山則預設城柵
以禦其侮以折其衝此乃今日急先之務也綢繆牖
戶周公嘆其毋侮孔子資其知道何也聖人善其預
備也大傳亦曰重門擊柝者何也暴客可畏不可不
先戒也且夫小民之生亦必固其扃鑰設其藩籬以
戒不虞况以堂堂大國而不謹防戍可乎嗚呼聖祖

開基龍飛御極才周萬事智高一代晴日騰輝先知
風雨刁斗無聲先慮警急山坂之峻津梁之隔堡寨
之屯關防之戍無地不設無隙可投可謂美之密而
策之詳矣昇平既久漸至解弛雖有堡鎮守備不謹
夜柝不鳴牖棗不繆以啓隣窺遂受其侮悔之何及
惟當申羽旆令嚴設法律日夜砥礪勿令小怠如有
失律嚴加誅戮不為赦宥則庶可守險要而保其境
土矣此小臣之所以願守要害者也

置糧官

臣謹按神農之教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

十萬無粟不可守古人之詩曰塞上金湯唯粟粒此
言守城用兵之時最急者莫重於糧粒也今我
國
家上供天兵下饋邦卒千里運糧士有飢色調度不
繼無以為應甲殫尾末之事無不採用今日之糧餉
急莫甚焉以如此艱難重大之糧委之於庸瑣之流
而不置其典守之官可乎是故越之財賦計研典之
漢之財賦素弘羊典之唐之財賦劉晏典之宋之財
賦趙開典之越敵強吳漢伐凶奴唐征藩鎮宋禦胡
金皆當戰爭之昂軍需糧餉之事各擇一員以掌其
務故能不匱乏以供廣衆此可謂上得其人而下善

其職矣與糧之官手握牙籌日夜會計先計軍額又
知穀數日支幾石月支幾斛總計歲支以計今年支
費當用幾萬石可以充今年供億之數先使今年之
糧有餘而后預備次年之糧使之不乏又當計其各
道列邑元穀之數與夫屯田販鹽賣官免賦及其募
納諸色之數總計而合量之詳知其某邑元穀之數
若干某屯別穀之數若干各道輸送之數若干軍幕
捧納之數若干一一查考而又知其輸送者若干石
而捧納者若干石使之會計而糧官乃曰某邑欠幾
斛某郡盈幾石或懲之或褒之賞之某處之穀

元數若干而已用者幾石留在者幾石俾無盜竄之患則典守者各自勉勵不敢曠職奸猾之吏亦不得乘隙而用手矣兵志曰三年運糧未有不貧之國今我之運糧已至七年故官倉已竭民儲並乏若此而尚無專主之官而不知出納之數可乎是以聞諸道路之傳幕府之下頗有濫用之路在邑之穀亦多虛張運送之數而彌縫欠縮搬運之際監官色吏亦多不納而逃避免禍物議喧騰傳播四方未聞某邑監官欠幾斛而蒙罰亦未聞某邑色吏盜幾斗而受誅在邑守令亦未有欠元數而被黜者又未有盈其數

而受賞者所以如此者豈有他哉無專掌之官故不知納數與欠數而盜竄者虛張者皆無責罰而晏然自在誠可痛也誠能擇其長於心計如研晏者以重其權而專其委任俾盡其職則必能總執諸道元穀之數及諸色所得別穀之數而磨勘其差欠又能取其輸送之石數捧入之斛數照點其虛實而賞罰之則官無失穀之病師得宿飽之樂劉毅告晉武帝曰桓靈賣官而錢入公府陛下賣官而錢入私門今者之事大類於是矣嗚呼兵者國之衛食者民之天而虛疎之病至於如此典守之官可不精擇而委任之乎此

小臣之所以願置糧官者也

立馬政

臣竊惟天有房駟二鳥之行易有行地無疆之訓見於天象則是上天之心示人以馬之重也著於易爻則聖人之意亦以馬為重也法言亦曰地用莫如馬然則馬之為物其關於人用孰有過於此乎國之大事在於戎戎之大政在於馬故周官之建官至以司馬名官以其軍政莫急於馬故也任重致遠者馬也騎行長路者馬也騰驤戰場衝突敵兵摧鋒陷陣者皆是馬之功也以此而觀之地用之重誠莫如馬

也夷考周制王之六馬則校人掌之閑之十二則庠人掌之芻豆則付之於圉人牧地則屬之於廐師養馬之政此其源流也京師之內分立九廐邊郡之地亦置三十六苑而各有主者大漢養馬之制也張禹世為太僕卿馬盛於高宗之世而萬馬雲屯王毛仲為閑廐使馬繁於玄宗之世而雲錦成羣者李唐牧馬之政也周漢以來養馬之跡載諸史牒者昭然可見矣恭惟我朝內有司僕之馬箭串之馬外有各路諸蠻之馬我先王養馬之政上侔於成周而下軼於漢唐矣先王之馬政既已如此則宜其在在

雲屯處處成郡矣比年以來徒有養馬之名而不見
養馬之效緩急之時未得其用者何也潛究其弊則
有由然矣置之絕島委諸牧子不為時時點閱故漁
夫者倫賊者殺食牧子者亦為盜用又不看守而多
致自死厥數之所以不大繁盛者實由於此也故牧
山野不為馴擾故一聞人聲即為決驟有同野獸不
得乘載則倉卒之際其可用乎諸島之馬有若無矣
近因變亂更脩監牧之制其策似乎得矣然安坐陸
地不為往來諸島而點數調習則無異於前日之不
點而失數不習而自救者矣今日之良策莫如申令

監牧官頻頻巡檢不失其數而又使之茁壯繁行然
後以時刷出登之陸邑詳計其數而或給於戰陣有
功之人或給於試射居首之人則皆能自養自調庶
幾可用於緩急之日矣 國家之馬多給於有功與
能射之人則雖似濫散然傳曰藏富於民此亦藏馬
於民者也如或國有用馬之事則夫誰曰吾之私馬
而不納者乎民各自養而馴擾之則走者用於戰健
者用於運而始無不可用之馬矣上面所陳者乃是
國養之馬也至如民間之馬則搜括之特點考之日
汎濫之弊紛擾之患有不可形言者多矣夫所謂戰

馬者何以言之也或為突陣而馳射之或為掠陣而
擊刺之或尾其去而追擊之之謂也然則必也突如
流星者而后可稱其用也豈凡馬之所敢當乎今之
戰馬則不然監官色吏與夫衙前者流預為得馬之
路受賂之地鈍如蛙者瘦而骨立者鴛鴦者雌牝者
皆稱戰馬無有書簿而使馬主自養其馬禁其騎行
呵其馱載頻行點檢稱其不肥而笞之怒其不刷而
杖之貧困之民賣衣買豆而啖之使之肥馬廢事長
之而刑之使之澤馬賣馬買米而作粥飲之使之腹
脹馬遠地牽馬出八官門以應其點不堪其苦請細

於衙屬請賣於官人或捧其價而空與者有之或
受半價而輕賣者有之或牽馬而去空手而歸則里
中之人不以為恠及賀其得雖病痛其情可悲也受
半價而歸來則一里之人亦不嘆其歌賣而喜其得
受半價其意可憐也以此而馬聚邑內鬧然如市村
空無馬只存餘纏不但民家之情可悲而事可憐也
至於運糧千里委輸重物而給價求馬則乘時要利
其價之重倍筵於平日一馬之馱價給米八九石貧
乏無價者則男負女戴蹣跚百技困頓長程涕泣顛
仆以此而富者敗家貧者死路若不痛革此弊則非

惟民不聊生如此事多之時 國家亦無以策應矣
欲救此弊則莫若刷出島馬預為區別其走者鈍者
善養而待其變則官家之馬大有所賴而不至於虛
養也私家之馬則只擇其能走者以為戰場之用而
其餘鈍者雖者並不動搖則民有馱運之馬而不至
於騷擾此小臣之所以願立馬政者也

修軍器

臣謹按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大易之訓也九鳥騰
精光射野將者天經之象也天文聖訓昭示後人既
已如此則弧矢之用不亦重乎夷考傳記成周之制

卿師旅師既簡兵器縣師遂人又簡兵器周家嚴密
之制不可尚矣下至劉漢其在京師則有武庫之儲
其在郡縣則有庫兵之積唐之繼隋前有監使之立
後有弩射之習漢唐之勤於修兵不其密乎趙宋開
基又觀前代之事或幸弓矢舍賜及作工或幸軍器
庫加賞主吏此以天子而親臨武庫宋之修兵也尤
嚴於前世矣以言其兵器則五兵之外漢有大牛之
弩唐有銅牙之弩宋有床子之弩又考其餘則周之
繁弱漢之黃間宋之神臂可謂多矣猶以為未足又
有飛火之槍震天之雷磨札之劍邊挨之甲寨脚之

車拒馬之牌無物不備如此則庶可以威天下矣恭
惟我朝法遵前古制範中朝前古之兵器無一
不具而所可憂者徒有兵器之形而實無兵器之用
矣何以言之制度不精不利於戰也龜錯之言曰兵
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及遠與
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我朝兵器
五兵莫不備具而弓矢之外其餘四兵與無同矣四
兵之制度皆失其規矣槍不犀利劍亦朴鈍而又皆
刃重柄短刃重則不利於刺柄短則不及於彼柄短
而刃重則可謂執銳者乎甲不堅密而又多無甲之

兵可謂被堅者乎短不敵長鈍不敵利執短而持鈍
則我兵之敗理固然也故我軍之心短兵相接則自
分必死望見倭寇魂亡魄喪目眩股戰棄兵先走自
倭登岸之後迄至今日七年于茲所在皆潰我國
之兵號稱勇銳豈在今日及昔為怯乎夫人有所恃
則其心堅其心堅則其立定其立定而後可以為戰矣
兵之所恃而望其得生者何物也其不在於頭戴厚
胄身環堅甲手執利兵乎今我士卒身無甲胄手無
利兵何所恃而不驚乎小臣之妄意槍劍之柄皆改
前規依古兵書用其二丈四尺之柄戈矛之刃務令

尖銳則四兵之制庶盡其規矣然以小臣之愚意矣
 料之則我 國之弓矢雖曰無敵於天下然弓弩之
 制亦有未備徒挾手挽之弓而牛弩黃間與神臂之
 制皆不習隸則恐未免虛疎之病也人力有限不能
 挽其牛弩皆挾手挽之弓力弱而矢不及遠故敵在
 數百步則不敢發矢敵八百步之內然後始能射之
 可謂及遠乎似同於短兵矣漢有挽強都尉又有蹶
 張材官其矢皆及於數百步之外至於九牛之弩八
 牛之弩則矢及十里以射楚軍則始可謂弩矢之及
 遠矣我 國之射藝既無可議而又能加習材官蹶

張之制九牛八牛之弩以盡其能則我 國孤矢之
 制乃可以威天下而無以卒與敵之患矣此小臣之
 所以願修兵器者也

知技能

臣竊惟戰國之術有萬不同然莫善於知其要也知
 其要而又須知其技也先知彼我之技孰長孰短然
 後可以次勝而制敵也吳楚之劍客燕趙之騎士樓
 煩之騎射皆是天稟也豈可舍天稟之長技而強學
 其所短哉雖強學之終未若天技之能也射者何事
 於劍劍者何事於射乎以倭奴與我 國之技較其

長短則倭短於水而長於陸我短於陸而能於水故
衆人之議皆以為倭長於陸而難當其鋒我長於水
而彼不能當我以衆人之議觀之我之陸戰似短於
彼然小臣之愚意以為我之水戰固長於彼而我之
陸戰亦長於彼也但不知戰要而已何以言之倭兵
則深入重地無可退去故萬夫一心而於死中求生
故所以勝也我兵則自戰其地謂之散地兵家之所
忌也固當深溝堅壁不為浪戰以挫其銳以老其師
然後候隙乘便制之以強弩毒矢則萬戰無虞矣昇
平之餘將不知其要以不教之卒輕易妄動故以致

其敗也固非陸戰之技劣於彼而然也然則彼之所
恃者劍戟我之所恃者孤矢漢人之言曰短兵百不
能當孤矢之一以我之孤矢可以畏彼之劍戟乎鼂
錯又曰仰高臨下弓弩之地我之所恃者孤矢而我
之為將者不知用孤矢之地良可歎也兵志亦曰五
兵之可畏者莫如孤矢然不得其陣不見孤矢之利
也所謂其陣者壁壘之謂也不設壁壘則身無可依
之地而不能堅定其心何以能射敵乎此亦不知戰
要之病也倭之所以短於水者何也彼之所恃者劍
戟而所長者衝突電鯨波萬里怒濤翻天一板之外

更無餘地雖欲直衝雜船即沒徒抱悍勇施之無路
然則船上短兵與無同矣我之弓矢疾若蠅飛繁如
雨注彼雖悍勇不能屹立船頭而伏藏於船底既藏
之後則有若死灰寂無人形於是乎我之炮夫快據
船面大放銃掃炮如雷震火若電燦彼船之中風帆
雨竟編蓬五兩一時俱焚烟焰漲海面知收措自投
海水以此我之舟師每戰必勝水戰之技彼此長短
不較可知矣至於陸戰也苟知其要而乘釁以動張
之以騎射翼之以強弩炮手兼之以長槍大劍則彼
之短兵烏得以當之水有龍驤萬斛之船運拖如飛

之手陸有流星之騎飲羽之射又能知要以戰則我
之水陸之戰無敵於天下况此區區之小醜乎此小
臣之所以願知技能而使之戰者也

撫軍卒

臣竊惟國之所恃者惟在於兵國無兵無以為國譬
如人無手足不可以為人車無兩輪不可以為車也
兵有水陸之分二軍之不可以偏廢亦猶人之不可
無左右手也先以水軍言之近來議者之言曰租稅
之運若能用馬陸輸則水軍可廢也臣之愚意以為
水路之運豈但貢賦而已乎或有不時之需或運供

軍之資或運賑民之穀或載宮殿之木至如宮室之材有不可馬馱而牛曳者多矣棟樑一章重如丘山萬牛回首其可以馬牛之力能致於千里乎若載於萬斛巨艦則一艘之中可載千章便風一帆可致京師其用一舟之利賢於馬萬匹而牛千頭矣倏忽神速有若神運而鬼輸比於陸路之運馬牛顛仆人唱許耶尺寸難輸者其功果何如也不特此也如其巨寇水陸並進或有海寇乘時竊發駕舟如神運施如飛有若飄風驟雨劫掠沿海則苟無水卒何以應敵乎古之論水卒者曰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此言其

役之苦也自夫亂作之後沿海水卒非但載運京師者陸續不絕閑山往戍春去冬還其為困苦不可形言則水卒之弊何如也又以陸運而言之當其初徵發之日父子拊膺妻孥頓足攔道哭送及其交戰而聞其戰敗則千村萬落哭聲震天慘酷之狀有不可盡言者矣今時稍歇於前然年年遠戍田不耕作父母飢餓妻子流離遑遑困頓失生業苟有仁心者有所不忍見而貪官污倖又從而剝割奸胥猾吏潛為之噬嚙故四境空虛蕩無烟火滿目蕭條當此之時若不倍加撫恤邦本顛沛無以為國此小臣之

所以願撫軍卒者也

務邀擊

臣聞兵猶水也水無常形兵無常法目地賦形者水也曰勢制變者兵也與敵相對而為鶴為鵠為甬為龍者兵之常形也或分而為奇為遊為伏者兵之變法也風雲之態無定也烏蛇之勢不測也徒知正兵而不知其奇者烏足以論兵乎與敵相對而以正取勝者比如兩甬之共鬪勝負之數難可必也為奇為伏者因敵之不備而出其意慮之外故奇伏之兵雖小而必取勝焉宋臣蘇軾論攻守之勢曰攻守有三

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出於正道者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者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者十出而十勝矣所以然者何也正道者兵之所聚而敵之所備也故其勝難可必也奇道與伏道者敵無所備而且出其不意則其為取勝也固其宜也夫如是故古之知兵者莫不尚其奇伏務其邀擊以窻勝象皆此術也孫臏之斫樹馬陵而擒龐涓者伏也英布之邀出小路破函關者奇也至於宋之良將皆務邀擊如韓世忠之邀兀朮於金山牛車之邀金兵於朱仙岳飛之摧李成於襄陽者皆此法也為將帥者不知

此道可乎今之倭寇之變自東萊而至於京城臣未
知諭幾山而越幾川耶深谷之可伏險道之可邀豈
無其地乎未聞某將之伏於某谷而能破賊亦未聞
某守之邀於某嶺而能制勝乃使海寇恣行無忌兵
不血刃直至京師如入無人之境誠可痛也兵志亦
曰以小擊衆莫如阻以寡擊強無如險又曰一死賊
伏於草野則千人狼顧不敢經過誠使數千之兵
為一死賊而伏於深谷藏於茂林當其前隊已過後
隊未至或擊其腰或觸其尾以驚其衆則以我千人
之小可以走彼之萬兵矣或夜斫而劫之或直邀而

制之則彼雖有虎狼之將豺犬之兵常依驚懼之心
必不敢安尾垂涎而橫行四方矣既往者勿咎而將
來者可追為今之計預知險要而分命諸將某嶺
則某將以千人而邀之某川則某將以萬兵而擊之
區畫既定而又從而督其勤慢則敵可禦而國可守
矣此小臣之所以願出奇道而務為邀擊者也

存賊壘

臣謹按書曰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今日之所當鑑
者非倭壘乎監觀賊壘則必有所戒必有所法而又
有所利矣何者凡人之心目擊則思存思存則有感

有感則知所鑑戒知所監戒則必有所益矣今也保
存其壘而勿令毀撤則上有達官下至凡民經過其
壘者瞻其巍然屹然雄據我土則莫不目駭心驚而
起感於其心曰當倭賊之入此壘也屬吻之勢何如
吞噬之勢何嘗暴以礫者何如也則感憤之情怒賊
之心發人之意油然而生又念夫當時之兵將策不
良而戰不力故使賊兵深入重地至於如此則忘身
死賊之心又從而生矣此所謂有所監戒者矣我
國之人其於兵陣之制壁壘之形盲然不識而又有
輕忽之心身當大賊不設命籠不備坑塹但布鹿角

露處草莽人無所恃皆有惧心故夜聞虜奔先自驚
潰者繼續不絕如此茅葦比之於棘門之兇戲萬不
及焉則不亦寒心乎使將帥之輩兵卒之徒出入賊
營審其壘壁觀其坑塹周巡察學其規制無所漏
失次次傳習而其於要衝之地險固之處咸立壁壘
一如倭陣則廢去鹿角虛踈之病此所謂有所法焉
者也倘或不幸而賊兵之來雖似前日之盛而星羅
之壘雲布之壁皆為堅密而有似岡陵則我之軍卒
有所恃而不潰賊之兵鋒有所憚而不犯一則可以
保邦而安民一則我不勞而得彼之堅壘此所謂有

所利焉者也一存賊壘三利具焉不其善歟不特此也內修外攘之道莫要於戒懼觀賊壘而上有戒懼之心下存驚惕之志孜孜乎安民勉勉乎保邦德益進而備加密則不戰而敵自服矣賊壘之存無異於中矢之鈞攻病之藥何啻乎釋吳而為外懼乎此小臣之所以願存賊壘以為龜鑑者也

勤攻守

臣竊推禦敵之方守國之策其術多端而莫急於攻守二者而已攻守雖曰二道而相為表裡不可以偏廢也何以言之攻者守之本也守者攻之要也是故

書字落

占之知兵者以攻為守以守為攻其慮深矣非攻不可守也非守不可攻也所以然者何也徒知攻戰而不知堅守兵或敗其則無所退守也徒能堅守而不勤攻戰城苟被圍則無可拯救也有所堅守然後雖兵不敗而無狼狽其城而絕其糧道禁其樵採則城雖被圍不敢久圍其城而絕其糧道禁其樵採則城雖被圍而終無淪陷之憂矣張巡之守睢陽雖在危急之中每伺賊隙而出擊或夜縋城下而斫營知其不攻則城勢益危而不可救矣張巡之以攻為守此可見矣合肥之守魏之戍兵不多而孫權以十萬之衆親自來攻其勢甚危張遼知大軍之畢至則不可敵也故

先折吳之前鋒以安人心然後能保合肥張遼之以
攻為守又可知矣吳漢之堅壁不出差強人意王霸
之閉營休士而不輕出戰者此皆以守為攻者也昔之
用兵者深於兵謀故或攻或守而不失其要以之而
為守則固以之而為攻則勝矣今我 國家豐亨運
去屯否數陰賊倭登陸大肆凶虐軍債而將敗者有
不可勝記者非兵不強而器不利之罪也其失只在
於為將者不知攻守之要也夫用兵之道勢不便則
歛兵而堅守得乘其隙則放兵而出攻者知此道敗
亦有所依故亦有所恃守之而不至於危急攻之而

不至於奔散矣夫勝敗之無常者兵也雖古之名將
烏有不敗之將乎因守而攻故敗不長敗而轉敗為
攻因攻而守故守不至困而因禍為福田單之固守
即墨而鑿穴攻燕者用此術也漢祖之堅壁滎陽而
挫楚銳氣者亦此謀也用兵之際互為攻守而不可
偏廢者猶陰陽之相對而不可無一也以攻守二者
而論其輕重則堅壁而固守者尤為良策也何以知
其然也齊之七十餘城皆以降燕惟莒即墨堅守不
下卒能抗強燕而復齊城楚漢相距漢能堅守關中
又守趙魏故漢兵百戰百敗其戰則固不如楚而終

能誅項而滅楚者豈有他哉漢多堅守之城而楚無可據之地也當漢之屢戰屢敗也若無堅守之地則投之於何地而得兵於何所乎以此而觀之苟多堅守之地兵雖多敗而不至危亡堅守之利不其重於攻戰乎頃者之變守令將帥之徒皆赴戰地而不留一將一卒以守營邑可謂以守而為攻乎戰敗之後將帥不入於營壁守令不歸於郡邑奔山而投野各自投生亦可謂以攻而為守乎營壁無人而郡邑不守以此千里之地一無所礙賊不停留長驅到京營邑不守其禍之慘何如也方今之上策莫如聚而為

攻散而為守攻守之策各得其道然後敵可禦而可保也此小臣之所以願勸攻守而不為偏廢者也

勿憤和

臣謹按歷代之史戎狄之患無歲無之中國禦戎之策代各不同或為征伐或為講和尚征伐者有喪師費財之患信盟約者有見欺頽靡之病得其良策者蓋寡矣周之獵狄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駘逐胡兵至于太原不為窮追出境即止矣古人曰周得中策禦戎之無上策此可知矣然周之禦戎來則逐之去則乃止既無征伐之患又無見欺之病此豈非良策乎

古人又曰周之中策乃是上策其言真確論也然則
征伐之喪師和親之受侮皆是失策而不得其道也
魏絳之和戎屢敬之請和此乃和親之權輿也自茲
以降每結和親恃其盟約堅如金石而口血未乾便
渝其盟烽火之通於甘泉虜騎之入於邊郡史不絕
書漢之和親可謂有信不變而能保邊民乎烏孫公
主鴻鵠之歌辭極悲哀漢之兵勢不為殘弱而獻女
請和其為不知禦戎之道甚矣李唐初起借兵於突
厥因結和親而旋即敗盟故突利頡利兩可汗之兵至
於渭橋盟其可恃乎清水之盟伏其甲兵欲擒渾瑊

僅能走免戎之無義何如耶寧國公主之腰膝室衣
愁拋雲髻滿面胡沙悲慘可掬矣杜甫有詩曰和親
知計拙唐之失策無足道者趙宋開基懲五季藩臣
之禍而削割方鎮之權以此全盛之際武備不競尚
不如漢唐况其衰弱之時乎初與契丹和親而以輸
金銀繒帛稱為歲幣蘇洵曰歲致金帛中國日至耗
竭戎狄日至驕鷺莫如一戰澶淵之後若非寇準其
禍不測歲奉金幣以結和好其信歸於何地乎至於
與金為隣輕棄契丹之好妄信豺虜之金即敗盟約
兩路入寇汴京淪陷二帝北狩燕山之盟果可保乎

二帝之狩汪黃南仲誤之也高宗之不能恢復賊擒
誤之也終始主和以至淪亡古今戎狄之禍莫甚於
宋朝者豈有他哉主和尤篤之故也以此觀之因其
特勢而或戰或和者策之中也來則拒之去則不追
不為浪戰而耗費不為請和而受侮者策之上也恭
惟 聖朝歷年二百民不知兵禮義之物煥然大備
可謂盛矣然日中則昃月滿則虧盛之有衰理固然
也歲在龍蛇否運奄至海寇登陸芟刈萬姓焚燒五
廟雄設三陣式至于全已至七年而尚不回禱危亂
之日不可無權變之道從權講和理固宜矣是故

皇上眷顧東土軫念無辜不降詔勅以諭日本賜和
封王俾與我和 皇恩莫大倭可講和而空勤詔命
不成信誓 皇使迴舟已過我境彼倭之心其可信
乎臣夷考漢唐之書宋元之史中國夷狄和親結好
未有不受其欺而能保終始者夷狄禽獸也豈可專
恃其約而忘其遠慮乎因時暫和者權道也內修外
攘者常事也雖使倭人祇奉詔旨歃血同盟告諸天
地質之鬼神猶不可恃其盟約堅如金石况無成約
者乎且古昔賢人君子之所以惡其講和者非徒惡
其背盟而失信也有大患害伏於其中矣何以言之

運籌之士恃其講和而不思經遠之謀邊鄙之荷恃其講和而不謹封堙之守儲置以之而耗兵器以之而鈍人心以之而懈士氣以之而挫九百病根皆出於和之一字矣不特此也人心漸怠而仇讎漸忘則不共戴天之讐置之於相望之域而不思所以必報則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彝亘古亘今者必至於泯滅而人之類將歸於夷狄禽獸矣此乃宋朝之有識者所以深懼而至痛欲食秦檜之肉者也今者雖或得結盟約回兵自退陵廟之蒙辱 宗社之色羞未報其仇未雪其恥則為我 國君臣豈可恃其姑

息之和而忘其不共一天之讐乎固當礪刃終夕枕戈待朝卧則席薪起則嘗膽常自呼名曰汝忘會稽之恥乎有若勾踐之刻苦而種蠡之盡忠深其謀畫遠其籌略外示和信之形內礪復讐之志生聚教訓等事一如種蠡之策焦神勞思日夜不息以待彼賊之敗盟侵境然後明數其罪一戰快勝斬刈其軍而禽獲重將采其頭骨而藏之武庫則讐怨可復國恥可雪亦可以明其人倫扶植天理而又無恃和不備遇賊倉卒之虞矣此小臣之所以願勿恃和者也

礪復讐

臣謹按春秋孔子譏魯莊之娶仇女而會仇讐此經之所以志復讐也傳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此史傳之所以記復讐也吳越之君卧薪而嘗膽此吳越之史所以著其君之礪復讐也古人復讐之義如此其重者豈徒然哉必也復其仇讐然後合於天理而盡於人心死者無憾而生者釋怨矣恭惟 聖朝境接島夷我雖不往而彼常往來其使之來也待之以禮接之以信來則不拒去則不追二百年來未嘗失信其於交隣之道我無所失小夷無禮輒肆不恭讐我家邦狼恣帝噬虺螫鯨吞無所不至魚肉禹姓而

流血千里逆焚五 廟而發掘陵塚淪陷赤縣而陵夷 宗社東夷之患前古無比我 國之臣民固嘗席薪終夜枕戈待朝切齒登陴洒泣乘舟日夜奮礪思復其讐豈可泯然而安恬然而卧置仇讐於度外乎臣藏六山林熟察時勢頗有魯侯之忘讐而似無越王之苦心良可痛矣大抵人之情安則肆苦則礪卧薪者勞其身而憤其心也嘗膳者苦其口而礪其志也心為立事之本志為成事之根夫羞之苦心如是故卒能摧勁越而復闔閭之讐勾踐之礪志亦如是故為能沼吳都而重會稽之恥矣雖有復讐之心

而苟無奮發之氣悠悠度日徒然卒歲則烏可以靈
深恥而復大讐乎吳越兩君皆能勞神而焦思故能
成復讐之功晉元宋高則皆無勇敢之心而玩揚歲
月故終不得復壇土而報仇讐焉無此志則其何以
成武功而立大事乎倭奴之為讐於我國無異於吳
越之讐欲復其仇而雪其恥則我 國之苦心礪志
亦如吳越然後能成志願而終不至於抱恨沒世貽
笑千古矣為今之策 聖上以夫差勾踐之心為心
羣臣以范蠡大夫種之志為志夜則卧薪而勞其身
晝則嘗膽而苦其口又能深其謀慮密其籌畫秣馬

蒐乘繕甲礪兵高其壁壘浚其濠塹積其糗糧峙其
芻藁廣布斥候嚴設烽燧完其樓櫓守其衝要凡百
守備無或不具衝之而不動攻之而不破使我之形
勢無一可乘之隙而後時出銳師禁其耕耘擾其刈
獲俾失其農又令舟師伏於海島絕其往來使其糝
勢而不接遮其糧道使其軍卒而飢乏彼雖強悍善
戰內敗農作外阻糧運則其勢自困必不得已與我
決戰則良將勁弩據險邀擊或挫其鋒銳或禽其名
將庶乎仇讐可復恥辱可雪然其要只在乎苦心礪
志而已近日之人心懈怠太甚頓無遠慮而專事姑

息以如此之懈慢其能成大功而復大讐乎誠欲建
大事而成大務則固非輕慮淺謀之所能為也上而
聖上師周宣之側身修德而以復舊業法光武之勇
智剛克而廓清昏曠益礪吳越之志而日日兢兢時
時業業須臾不舍頃刻不忘下而又得忠誠智慮之
士而君臣一心上下同志庶可以復讐而雪恥此小
臣之所以願礪心志而以復仇讐者也

用田賦

臣謹按禮經小司徒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
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師旅以作田

役又按管仲制齊之法五家為軌故伍人為伍十軌
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
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此乃
太公之遺法也所謂千乘萬乘之國者以此而言之
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
十人固守衣裳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此言供給
軍中之人也禮經之書管仲之制司馬之法皆是周
時之法也其為兵制之詳盡也如此興師之日因伍
兩而興師故人入皆知其制而民不騷擾有其定制
故不為加抄亦不為漏失而無不均之患亦無盡去

而廢農脫漏而閑遊之弊周家之兵制至詳至密誰有智者無以加之後世之所當遵行而不可廢者也恭惟 聖朝其於兵陣之制五衛部曲形名分數無不備具可謂詳且密矣唯其興兵一事獨無規制故徵發之際留衛將者待變色者都訓導者流先知其村無伍兩之制而為官負者不知夫家之數故惟貸是求任意抄發奸巧之民亦知其然納賄而求免故或全伍而漏抄或舉家而盡抄者家無一丁專失農作免抄者晏然在家而一不赴戰徵發不均之禍孰甚於此乎三代世古渺邈難追又經秦火書籍無傳

周家伍兩旅師之制不可詳知而盡法則為今之計莫若用田賦也舊籍所載之田則戶部已知其數所不知者新墾之田也令其州府郡縣詳知檢括第其畧秩合於舊田而總計其數作為八結以此而發軍以此而治裝以此而運糧以此而出其供億之卒則雖有倉卒之變民知恒式而不至於驚動官執田結之數而不至於眩亂監負奸吏都訓之輩無所施手而抄發之時令其八結一統之人自擇其戰卒一夫則必知壯健而可堪赴戰者抄之然則老弱不至於赴戰矣又使之自備行裝則衣服路費必為之完備

而既養守裝者無不具收餽樵汲者無所欠凡有執事者各有其人則駟壯之戰士不至於自負軍器而兼治樵牧之苦矣苟能用田賦而法伍兩則必不至於多抄漏抄之病又不至於無裝無糧之弊又不憂至老弱雜送之虞矣或曰然則春秋之譏田賦作丘甲者何也曰聖人之所譏者非譏其田賦丘甲之制也既用田賦而又用丘甲不知用兵之道而唯務益兵故譏之非惡其制而然也然則抄兵之精密而無其弊者莫善於田賦也此小臣之所以願用田賦而法聖人伍兩之制者也

審不文

臣聞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陸賈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以此觀之文武之不可偏廢猶陰陽之不可獨行也然聖人之所以抑陰而扶陽偃武而脩文者何也以聖人大公至正之心豈獨於陰於武而有偏惡之私哉陰陽雖曰相對陽來而為泰陰來而為否陽德之亨陰氣之慘槩可見矣文武雖曰相偶文之化深武之害多若有事變則聖人之於武事也雖不得已而用之用之而止戈止戈而即偃聖人之意淵乎深矣以文武之道譬於人之一身武者攻病

之樂石也文者養生之梁肉也樂石之用可暫而不可久也梁肉之養長久而不可離也然此特先論文武之輕重也若論應事之急務則武藝之能雖如貫虱之妙直鋒之巧不可以為世之用而能濟乎日用也姑以淺淺之事言之至於折獄也聽訟也公務也書尺也簿牒也推於案而盈於箱若或不文則其可以酬酢萬務而堪其職事乎今我國家前有慶源損竹之變後值巨寇之亂以此大設武舉或取三百或取五百或取數千或逐年而取之或間歲而取之比年之登武擄者無慮乎萬有餘人欲其為瓜牙為

鷹犬而擊噬外賊則其為策也似乎得矣其為用也亦似要矣若欲比於平材及第之例而不察其有文無文有才無才不論其奴隸孽產而均其任而等其用並為堡鎮之將郡縣之守則其在無才之身卑賤之人誠為得其計而幸其榮矣至於國家之事軍民之生何如耶不識文理者不辨魚魯者果能知道理而能識事體乎不識事體不知道理則此是天下之無知無賴之徒也以無知無識之輩而為堡鎮之將郡邑之守則有同於木偶又類於傀儡也鎮撫者為優人而玩弄之奸吏者為部郎而戴戲之夫如是則

將帥云乎哉守令云乎哉徒為祭時之尸童木容之
林藪爾雖然傀儡也林藪也只庇乎部郎而已但擁
其木容而已更無貽弊之端而流禍之源則不過乎
取笑於人而止耳以不文之人為將也為守也則欺
詐之態惟主畫諾虐民之書皆點其頭奸吏乘間侵
漁百端流毒萬民其禍無窮不文之人其可以輕用
乎哉如此之類不識義理而但為貪暴不知恤民而
惟事嚴酷不識清謹而惟務肥己不但如此而已目
不知書冥昧愚蒙虛擁其器而受天下吏真可謂傀
儡於部郎林藪於木容者矣烏可委之羨錦而令懷

於武官之手乎必也擇其能解文字稍知事理者而
為鎮將為邑守則居職而可以治軍民臨陣而可以
教死長矣今之武夫勇非不足也射非不能也所以
不戰而走者平日所向者只在乎押弓騎馳而不聞
夫忠君之道死國之義故也如此者流雖有武才只
可以軍卒而用之不可以官吏而使之也此小臣之
所以願審其不文者而勿輕為臨民之官者也

限軍官

臣謹按史漢諸書一軍之中上有大將下有裨將裨
將之設所以補助大將今之所謂軍官者有類於此

矣然則軍官之設誠不可廢也然有定數則有補於
將帥而無害於國無弊於民矣不然則皆是病國之
人而害民之徒也近因倭寇廣取武舉者非為武夫
而顯榮其身也 國家之本意只在乎多得武士而
奮擊倭奴摧其鋒刃塞旗斬馘而大致克捷以清風
塵而已人心不古巧詐橫生登科之後無意於為國
而只求其安身百計干求附名於元戎接迹於監司
或托於兵使或屬於助防將而皆稱上司軍官矣夫
元戎監司則俱以地崇位高之官未嘗親冒白刃接
搏鼓之則軍官之設徒作威儀而一不赴戰則元戎

監司之軍官似無益矣兵使助防則雖是親戰之官
數年之來交兵者不至於一二度則兩將管下之官
亦無苦戰之患兵使與助防之軍官亦似不關於多
置而近年以來不知其要而妄為多置故奸巧之徒
皆托於上司以作偷安之地則其在軍官之身誠有
利矣 國家之事多有妨矣何以言之上司之衙門
尊嚴諸將之號令不及於其身馬料之多既廩之豐
亦優於下流而出入之際列邑之官憚其衙門尊待
軍官厚其供億故凡為出身者皆樂為任然以民與
國而言之則閑遊於上司而戰陣之中失其集騎壯

士徒費廩料而不得其用其為壞國也何如也巡行之時騶從雲屯列位林立劓殘官僮餓羸村氓奔走支供不勝其勞兵火餘民以此而益困多設軍官而貽獎於民者可勝言哉均是出身之人而在於戰卒之列則有利於戰而無害於國無獎於民矣一托軍官之位則不赴於戰而病其國供饋於官而貽其獎多取武士而徒貽民瘼不見戰勝則國家之廣舉武夫之意安在乎小臣之愚意以為軍官之設雖不可廢而定其負數元戎監司兩幕之地高位崇不為親戰者則只給十負以為軍官而勿以少壯者為之

惟以老殘之人充其負數但備傳令而已其如兵使防禦使助將之徒雖是交戰之官亦不可多置宜使各帶十五負以為羽翼至於守令則勿給出身軍官以其土兵為之惟給二負以備補助勿令多率亦甚可矣上自元帥下至守令分定額數之後若有濫率之人則乃使體察使隨其所聞而嚴治其罪其餘武士悉為汰出而歸之於牙兵則列邑無供饋之費戎幕無閑卧之人戰陣多勇武之士而始副於國家多取武士之意矣此小臣之所以願限軍官而禁其多率者也

定告身

臣竊惟天下之所以定等級者名卞品數者名是故
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措之
名者所以卞上下也名者所以章貴賤也公卿大夫
士庶人之名上下之所以分也金紫車馬冠服之號
貴賤之所以別也古昔聖王之所以立其名設其號
者不但如此而已命有德而褒有功位天官而治天
民名號之設不其重歟謹按史籍無名告身古無其
規唐室之亂天下兵起無以策應乃出下計始用空
名職帖以收軍卒以悅士心因循不革末流之弊十

萬藩兵皆帶官號靡有一夫白身無位者故肩擐錦
袍腰纏銀魚者執蓋前駟奉盤進食未脫賤役為人
僕隸以至大將告身至貴之帖也賤如草芥亦無所
用賣其告身只取一醉唐室之所以委靡不振以迄
于亡者皆由於此也恭惟 聖朝變起倉卒兵難卒
合艱難卒辦權用告身以聚兵糧此亦應急之一策
固不可不用雖然用之而亦不可無節次等級也何
以言之人有尊卑又有貴賤未可以一槩而混施之
也必也定其等秩區別尊卑而後庶無濫施之患矣
僉知通政不貴之名也玉貫錦衣至重之號也至於

公私兩賤下吏走卒卑劣卑者賤之賤者也以如此
之卑賤一朝突起補其貪知者滿於村落盈於道路
玉貫相照錦衣相映觀者駭目曰彼人也乃私賤也
聽者驚耳曰某人也乃走卒也以命德褒功之名光
濫施之弊一至於此極殆類於以大將告身只換一
醉者也此何等事也小臣之愚意以為庶孽鄉吏之
徒奴隸走卒之輩所授之告身毋過乎七品六品之
帖而若或多納其殺則如貧窮者代加之例而推其
餘數以授子姪或為免役或為免賤或授西班之秩
可也其如僉知通政之帖則擇其士族之人門閥之

士而授之自四品以至三品及文官之職則雖士族
之人亦不可輕與也必使多定石數高其等級不可
人人而得之然後庶幾無等級混雜之弊此小臣之
所以願定告身而卞其上下者也

勿侵族

臣竊惟為治之道莫善於安民安民之道莫要於知
其疾苦今日之民生疾苦多端然撮其最急者而言
之則莫不善於一族之弊也一族之所以受弊者何
耶軍有定額賦有定數以軍額而言之當其上番之
日往戍之時內而兵曹外而堡鎮官負將帥各執軍

簿點其有無如有一卒未到則杖其典吏罪其邑守
故逃移者物故者充額無策以一族之人充備其數
督送於京師駐戍於諸鎮此是一族之番之弊也當
其價布之收價米之出匹有定數未有定斛逃亡之
戶死喪之家米布之辦出無計則又為之收斂於族
屬此是一族收米之弊也然則闕軍之立番者一族
也布米之辦出者一族也自己之立番與夫族屬之
番次一時駢集者或至於三四則以一卒之身其可
分割而送於諸戍乎自己之布米與夫諸族之布米
亦舉於一時則以一卒之家產能應於諸戶之布米

乎一族未戍之代立布米之代納者弊風已久定為
格例故為官負者以為常事為典吏者以為奇貨為
一族者其能枝梧乎又有甚焉者稱為父族稱為母
族稱為妻黨者雖其悖理而猶有可諉之端焉其於
父母妻黨不屬于毛不罹于皮者皆稱一族或以隣
保而橫罹者每每有之而不辨真偽以威強恟非法
非義而殘刻貧民之禍孰有大於此乎番之疊疊斂
之重重今年如是明年如是固有紀極則雖富如陶
朱者必至於匱財而蕩業况於持空拳而赤立者乎
况乎剝殘而餓殍者乎自其變亂之後民失其業集

無茅苫沐雨而浴雪身無毛褐冰凝而霜刮瓶無半
菽醫草而啖木一身之後百計難辦者番立之際出
布之時乞丐四方鬻賣妻孥其為困苦有不忍見者
多矣又可以聚他人之役而加之於其身乎離親戚
棄舊業而流穴他鄉者職此之由也惟其如是故十
戶而九空千家而一存破窻頽垣荒草埋沒古里荒
墟狐兔交迹滿目愁慘寂無人群一族之弊因存不
革則千百一存之民又盡離散而無餘矣或者以為
父族則限於從兄弟母族則限於外舅妻黨則削去
不侵則庶可以救民此策雖似有理然臣以為不然

苟有一族之名則奸吏因緣無所不侵愚蒙小民安
能與奸吏爭衡而辨其濫侵乎其為民弊還如其舊
矣去草而不去根則終當復生革弊之事何獨不然
臣之愚意以為莫若痛絕其根而永削其名然後小
民之生可免侵族之患矣或者又曰一族之弊既除
則民可小安然軍額之闕代立者無人布米之欠校
餉之無策其於國家之事似太疎漏矣臣以為不
然防戍之卒雖減其數然昇平之日則隨其便宜點
其現存亦足以象障而守要巡綽而直堡備不虞而
警暴客矣若或有變則必不得已而徵發於隣邑乎

召於隣道既徵於隣邑與隣道則本營本堡之兵雖小亦可以禦敵如此則闕額之兵雖不添補而似乎無虞矣大抵選兵之道在於精而不在於多紂兵七十萬不能當武王之四萬五千則兵豈貴多乎只在乎兵精而將賢耳臣深究一族之弊而及覆思之一族之後革除則似乎減兵而兵必日增也一族之後不除則似乎添兵而兵必日縮矣何以言之一族之弊既革則現在之民必為安插而禁其生業根本漸固枝柯日茂則流逋他方者聞其如是亦必返其鄉土安其基址漸至繁庶雖曰減兵而及增其兵也一

族之後不祛則雖曰添兵而所存之民不堪其苦日就逃移流散之民間風縮額永絕思家之念而不還其里矣存者去而往者不返則兵額豈不日縮乎雖曰添兵而實則減其兵也減兵而慮者不過二三年而已若待四五年而存者安散者復則雞犬相聞生齒繁殖而兵勢自振矣其如布米之減亦不過一二年之病矣何足以為憂乎民既安則家必富家必富則穀粟如水火而錢流於地上矣烏有匱竭之患乎苟不達此而徒以充額之為務布米之為事兵未必充布未必收而必先有民散而財匱之憂矣此小臣

之所以願勿侵族者也

禁屠牛

臣謹按詩禮二經詩歌九十之持禮戒無故之殺詩禮之所以咏多而戒殺者豈虛誇其多而妄戒其殺者乎必有深意存乎其間矣耕墾萬畝而禾稼連雲者非牛之力乎曳運木石而構成大廈者非牛之功乎至於日用之事尋常之務得藉其力而濟其事者不可勝言古昔聖賢之所以載諸詩禮者豈以是歟恭惟 聖朝罪殺之條載在法典八珍之盤不列牛膳我 先王重牛之意表著於躬行然法久

而漸弛俗流而漸修

公卿之冢大夫之門嘉賓之宴貴客之席山珍之盈豆海錯之堆案亦足以點酒侑觴暢洽歡情猶且歎然必須推肥呼牟炮心炙肝然後客資其會主稱其意此乃都下之風也其在外方則郡縣之長州府之伯異味成堆嘉肴山積苟不大陳牛饌饒豐其罪則以為肴簿而無可下筯加杖於主吏發怒於厨人此乃都邑之風也以至營鎮之帥屯堡之將皆是麇暴之客驕鷲之徒也專尚食飲笑人冷淡而誇其豐壯百葉之膾臙於之炙爛蒸之頭泣王之蹄星羅床上雲積咒面日費數牛不知其非此乃邊鎮之風也非

徒以為珍味而又有賣肉資生之風故內自館學外
徹閭閻莫不推牛以作錢貨日夜興販以要倍利不
惟窮賣坊曲公然鬻市略無畏忌此乃村落之風也
環我東方無一地不推其牛肉臭騰空魚烟滿野千
村萬落處處同然官不知禁視為常事無識小民習
以成俗日推豚屠漸至消磨以迄于今蕩盡無餘如
玉白粒積其石數二十有五者雄牛之價也積其
石數十有八九者雌牛之直也田夫村老寄命農務
者把膝長嘆不知所為今者耕牛之乏振古無比自
茲以往有中之人視牛如金愛犢如玉保之養之以

待十年猶不敢望其前日之盛也頑愚之輩尚循弊
習屠殺之風猶未痛革有識之士憂慮方深邊將之
徒托稱筋角絕乏弓弩難造以啓殺牛之端弓弩之
况最關於防備邊將之謀固有所難過然當其殺牛
之時使之預告於都事都事專掌其事使邊將擇其
傷病之犢齒落之牛上報於都事都事實耳而封送
其主既推之後又上其皮於都事都事考其真偽歲
皮於營庫以為鞞鼓之用又令都事馳入營鎮時時
探索若有私殺之牛嚴加重典郡邑材巷亦令如是
告其病老受其文狀然後殺之若或無文狀而有私

殺者痛加譴罰以懲其罪推牛白丁若殺無文狀之牛斬頭梟示則庶幾盡殺牛之弊而牛滿山野耕不失時田不荒野不^{五穀}穰穰滿家而國自殷富矣此小臣之所以願禁屠牛者也

薦賢能

臣聞士之求仕也猶女之從人也女不可以無媒而嫁士不可以無薦而仕此乃古之所以有薦舉之法也然氣有清濁而人有愚智士不能皆賢者理之常也昔者賢君良相知其如是故既立薦士之規又嚴舉主之法所薦者賢能則舉主受其賞所薦者非其

人則舉主蒙其罰古先帝王用人難慎之意後可知矣東郭先生梁石君終身不嫁以待媒灼古之士子自守之嚴又可見矣夫如是故士不失身而上必得人唐虞三代之所以多士者皆由於此也孟子亦曰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見賢焉然後用之國人皆曰賢則固當用之而亦不敢輕信人君親見其賢而後用之古者用人之法不亦嚴且密乎恭惟我朝內^補朝廷館學之舉外有鄉舉里選之法唯唐虞僉曰之薦四岳之舉葢以加矣宜乎朝多吉士邑有賢守而內之謗諤之風外無冰檮之弊者何也究其源

委則有由然者矣。謬舉者不坐其罪，得人者不蒙其賞。然則雖曰薦賢薦賢之法有名而無實矣。賢路既廢而奔競成風，巧詐橫生而賄賂公行，諂笑於權門以圖推薦，乞憐於館儒以營園點。點多者居首，善說者被薦，輦下之公薦豈曰公乎？鄉曲之所薦又有甚焉。宗強族大者雖無賢能而必叅首薦，門寒族冷者懷瑾握瑜而老死岩穴，列邑之舉均是一轍。則鄉里之薦果為公乎？朝野之薦皆為不公，則敢望其舉能而得賢乎？賢愚之混淆而不分理固然也。有不足深嘆。至於山林隱逸之士亦不待媒妁之至而經自求。

嫁乃被籍穴之譏，踰牆之刺以致汚終南而蒙捷徑之笑。士風之偷薄一至於此，極尤可痛也。嗚呼為治之道莫急於得人而得人之難又如此。求人不可不急而擇人尤不可不慎也。今之薦人者既已如此，則被薦之人槩可知矣。夫如是則登名於王庭者如之何？責其為汲黯里之侃符於州郡者如之何？責其為黃霸卓茂乎？人才者國家之利器而為治之本也。調陰陽資化育者非人才之事乎？黼黻皇猷經綸治道者非人才之事乎？下至百執事之事非人才則誰任乎？外之方伯連帥之職非人才則誰責乎？郡縣之

務非人才則誰寄乎至於將帥之事外集之尤重者也三軍之生死國家之存亡係焉其可以不擇其人而輕委其任乎人物之有關於國家其重如此而薦舉之法置之於尋常可乎為今之計當遵古人之法先立舉主而嚴其賞罰又如先王之其難其慎而疇咨衆工更思亞聖之所訓而如不得已必見可用然後用之則薦舉者不敢容私而妄舉被薦者亦不得竊吹於其間如此則海無遺珠若無隱蘭而將相俱得其人故百事可舉治道可興而風化流行臺矣幸服矣此小臣之所以願薦賢能者也

